

綱

鑑

易

知

錄

第六冊 明紀

綱鑑易知錄

明鑑易知錄
卷一 至卷十五

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起
明懷宗崇禎十七年(公元一六四四年)止

中華書局

明鑑易知錄卷一

明紀

太祖高皇帝

姓朱名元璋，鳳陽人，先世句容人。建都金陵，在位三十一年。

明太祖稱帝

〔編〕戊申，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一三六八）春正月，吳王卽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

明，建元洪武，追尊四代祖考妣皆爲帝后。

〔紀〕元順帝至正十二年，閏三月，明太祖朱元璋起兵濠州。（治鳳陽縣，卽今安徽鳳陽縣。）

太祖之先故沛人，（沛，卽今江蘇沛縣。）徙江東句容爲朱家巷；（句容，卽今江蘇句容縣。）宋季大

父再徙淮，家泗州；（治臨淮縣，在今安徽泗縣東南。）父世珍又徙鍾離太平鄉。（鍾離縣，在今安徽鳳陽縣

東北。）母陳，生四子，太祖其季也。太祖生於元天曆戊辰之九月丁丑，（天曆，文宗年號。）其夕赤

光燭天，里中人競呼「朱家火！」及至，無有。三日洗兒，父出汲，有紅羅浮至，遂取衣之，故

所居名紅羅障。少時常苦病，父欲度爲僧。歲甲申，泗大疫，父母兄及幼弟俱死，貧不能殮，

藁葬之。仲與太祖昇至山麓，昇音預，對舉也。麓音鹿，山足也。綆絕，綆音梗，索也。仲還取綆，留太

祖守之。忽雷雨大作，太祖避村寺中。比曉往視，土墳起，成高壘。地故屬鄉人劉繼祖，繼

祖異之，歸焉。

皇覺寺爲僧

尋仲又死，太祖年十七，九月入皇覺寺爲僧。逾月，僧乏食，太祖乃遊江、淮，崎嶇三載，仍還皇覺寺。

時汝、潁兵起，劉福通、芝麻李、徐壽輝、趙均用、彭早住等。（汝州治梁縣，即今河南臨汝縣。潁州治汝陰縣，

即今安徽阜陽縣。）驛動濠州。定遠人郭子興據濠州，（定遠縣，即今安徽定遠縣。）元將徹里不花憚不敢

進，日掠良民邀賞。太祖詣伽藍卜問：避亂，不吉；即守故，又不吉；因祝曰：「豈欲予倡義

太祖附郭子興

邪？」大吉。意遂決。以閏三月朔入濠州，見郭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與語大悅之，取爲親

兵，凡有攻伐，命之往，輒勝。子興故撫宿州馬公女爲己女，（宿州治符離縣，即今安徽宿縣。）遂妻

焉，即高后也。

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芝麻李與趙均用、彭早住據徐州。（治彭城縣，即今江蘇徐州市。）芝麻李遁

去，即李二，號芝麻李。趙均用、彭早住帥餘黨奔濠，子興屈己下彭、趙，遂爲所制。彭、趙據濠

稱王。

太祖雖在甥館，壻館也。每有大志。十三年春，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人，濠人徐達、湯

和等皆往歸焉。

十四年，秋七月，徇定遠，行定曰徇。下滁陽。（在今安徽合肥市東北。）時彭、趙御下無道，太祖

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順、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材、張赫、周

太祖歸鄉里募兵

與二十四
人略定遠

馮國用請
先拔金陵

智伏滁陽
二子

銓、周德興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行取日略。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太祖誘執其帥，於是營兵焚舊壘悉降，得壯士三千人，又招降秦把頭，得八百餘人。

定遠繆大亨以義兵二萬屯橫澗山，太祖命花雲夜襲破之，亨舉衆降，軍聲大振。定遠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衆歸附，太祖奇之，因問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金陵後爲應天府，即今江蘇南京市。）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定鼎，（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郊。』）然後命將四出，救生靈於水火，倡仁義於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太祖大悅，俾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

定遠人李善長來謁，留幕下，古者出征以幕帳爲府署，故稱幕。掌書記，畫饋餉，甚見親信。

秋七月，太祖將兵進攻滁陽，克之，因駐師焉。朱文正、李文忠來歸。文正，太祖孟兄，南昌王子，先同其母避亂，與太祖相失。李文忠，太祖姊曹國長公主子。公主卒，其父攜文忠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至是聞太祖駐兵滁陽，皆來歸。太祖喜甚。文忠年十二，與沐英皆賜姓朱。英，定遠人，父母俱亡，太祖見而憐之，令高后育之爲子。何世隆來降。

未逾月，彭早住、趙均用挾子興往泗州，旣而早住中流矢死，均用益自專，銜子興，銜晉鹹，恨也。欲殺之。太祖賂其左右，子興乃得帥所部歸滁，稱滁陽王。時太祖部兵數萬人，悉歸之，奉其號令。太祖威名日著，子興二子陰置毒酒中欲害之，謀泄。及期太祖卽與俱往，中途遽躍馬起，仰天若有所見，因罵二子曰：「吾何負爾？適空中神人謂爾欲以酒毒

我。」「二子駭，汗浹背，自此不敢萌害意。」虹縣胡大海來歸，虹音絳。（虹縣，即今安徽泗縣。）太祖一見語合，用爲前鋒。

十五年，春正月，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太祖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惟和陽可圖。」

撫定和陽

（和陽即和州，治歷陽縣，即今安徽和縣。）子興使張天祐等將兵前行，與元兵遇，急擊敗之，追至小西門，湯和奪其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子興屬太祖總和陽兵，入撫定城中。諸將破和陽，暴橫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太祖惻然，召諸將謂曰：「諸軍自滁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皆相攜而去，人民大悅。三月，郭子興卒，太祖并統其軍。

常遇春來歸

虹縣人鄧愈來歸。懷遠人常遇春，（懷遠縣即今安徽懷遠縣。）剛毅多智勇，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爲羣雄劉聚所得，遇春察其多鈔掠，無遠圖，棄之來歸。未至，假寐田間，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夢神人呼之曰：「起，起，主君來！」適太祖騎從至，即乞歸附，請爲先鋒。

太祖駐和陽久，謀渡江無舟楫，而巢湖水寨軍帥俞通海、廖永安等，（巢湖在今安徽巢縣西。）

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太祖大喜曰：「此天意也，吾事濟矣！」六月，太祖率諸將渡江，乘風舉帆，頃刻達牛渚。（在今安徽當塗縣西北，馬鞍山市西。）太祖先抵采石磯，（去牛渚磯僅一里。）時元兵

常遇春挺戈躍采石

陣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卒登，常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震懾貌。諸軍從之，遂拔采石。乘勝徑攻太平，拔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安見

太祖謂李習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太祖召安謂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對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資明公也！」太祖大悅，禮安甚厚，由是凡機密輒與議焉。

方山寨民兵元帥陳桱先，（方山，在今江蘇南京市東南。）與其將康茂才水陸分道寇太平城下，

不殺陳桱先

（元太平路治當塗縣，即今安徽當塗縣。）太祖親督兵禦之，命徐達等以奇兵出其後，設伏擒桱先，太

祖釋不殺，桱先詐曰：「生我何爲？」太祖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人附。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桱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此易耳。」乃爲書招其軍，明日皆降。八月，諸軍進克溧水，（即今江蘇溧水縣。）將攻集慶路。（治上元縣，在今江蘇南京市境。）桱先

縱陳桱先還

之爲書也，意其衆未必從，陽爲招詞，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兵合。」太祖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進

攻集慶，桱先遂與元福壽合，拒戰於秦淮。（秦淮河，在今江蘇南京市境。）諸軍失利，桱先來追襲，

經葛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遣壯士五十人，衣青出迎，桱先不虞其圖已，青衣兵自後攢槊殺之。（槊音朔，矛屬。）桱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

復用陳兆先
智安降兵

十六年，春三月，太祖率諸將取集慶路，攻破陳兆先營，釋兆先而用之，擇其降兵驍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

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太祖解甲，安寢達旦，疑懼者始安。

進攻集慶，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元兵於蔣山，（在今江蘇南京市內，即今鍾山。）直抵城下，諸軍拔柵競進，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力戰，死之，遂克集慶路。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爲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太祖嘉福壽之忠，以禮葬之。

張士誠、康茂才來降。士誠，泰州白駒場亭民，（泰州治海陵縣，即今江蘇泰州縣。）及其弟士德、

士信舉兵陷泰州，據高郵，（即今江蘇高郵縣。）稱誠王，時據平江來降。（元平江路治吳縣，即今江蘇蘇州。）

康茂才來

州。茂才，蘄州人，（蘄州治蘄春縣，即今湖北蘄春縣。）初結義旅，爲元捍寇江上，有功累遷宣慰使、

都元帥，戍采石。及太祖兵渡江，茂才奔金陵，至是率衆來附。

克鎮江

金陵既定，太祖欲發兵取鎮江，（鎮江府治丹徒縣，即今江蘇鎮江市。）慮諸將不戢士卒，爲民患，

命徐達爲大將，率諸將浮江東下，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爾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者罰無赦。」達等頓首受命。進兵攻鎮江，克之。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

克廣德

六月，命鄧愈等將兵攻廣德路，克之，改爲廣興府。

聘秦從龍

秋七月，諸將奉太祖爲吳國公。遣使聘鎮江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初仕元，避亂居鎮江。既

至，太祖親迎之入，事無大小皆與謀。從龍盡言無隱，每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無知

取寧國諸路

以康茂才爲營田使

取婺州開郡學

附方國珍來

之者；太祖呼爲先生而不名。九月，太祖如鎮江府，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農桑。十七年，夏四月，命徐達、常遇春帥師攻寧國，（即今安徽宣城縣。）久不下，太祖乃親往督師，守將楊仲英開門降，其百戶張文貴殺其妻子，自刎死。尋遣諸將取江陰、徽州、池州，（元江陰路治江陰縣，在今江蘇江陰縣南。徽州治歙縣，即今安徽歙縣。池州治貴池縣，即今安徽貴池縣。）皆下之。秋八月，張士誠降於元。九月，太祖取揚州。

十八年，春二月，以康茂才爲營田使，太祖諭之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圯音痞，毀也。民廢耕耨，故設營田使以脩築隄防。今軍務實殷，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事，故命爾此職。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所至紛擾，無益於民，則非付任之意！」

冬十二月，太祖取婺州，（治金華縣，即今浙江金華市。）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

太祖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諭諸將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

十九年，春三月，方國珍以三郡來附。國珍，台州人。（台州治臨海縣，即今浙江臨海縣。）戊子冬起兵，後降於元。至是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溫州治永嘉縣，即今浙江溫州市。慶元府治鄞縣，即今浙江寧波市。）且以次子關爲質。

太祖曰：「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何以質爲！」乃厚賜關而遣之。

取處州

秋九月，太祖兵取處州。（治麗水縣，即今浙江麗水縣。）冬十月，遣使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

麗水葉琛及浦江宋濂，徵召也。（青田，即今浙江青田縣。龍泉，即今浙江龍泉縣。浦江，即今浙江浦江縣。）以

胡大海薦也。時朱文忠守金華，亦薦王禕、許元、王天錫，太祖皆徵召之。

陳友諒稱漢王

十二月，天完將陳友諒稱漢王。友諒，沔陽漁人子，（沔陽府治玉沙縣，即今湖北沔陽縣。）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兵起，慨然往從之。壽輝稱帝於蘄水，（即今湖北浠水縣。）國號天完，後據

漢陽。（即今湖北武漢市舊漢陽縣。）至是，友諒徙壽輝都江州，（治潯陽縣，即今江西九江市。）自稱王。

二十年，春三月，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至建康，（建康即金陵。）入見，太祖喜甚，曰：「我爲

天下屈四先生。」賜坐，從容與論經史及否以時事，甚見尊禮，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基自幼聰明絕人，凡天文、兵法、性理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至正初以春秋舉進士，授

高安縣丞，（高安縣，筠州治，即今江西高安縣。）累官江浙儒學副提舉。元政亂，投劾去。投，上也。按

罪曰劾。上狀自劾有過也。嘗建議勦方國珍，不用，安置紹興。（即今浙江紹興市。）遊西湖，（即今浙江杭

州市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

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爲狂，無知基者，惟西蜀

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至是，基趨建康，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嘉納之，留基帷幄，

預機密謀議。

夏五月，陳友諒攻太平，城陷，守將花雲被獲。賊縛雲急，雲怒罵曰：「賊奴！爾縛吾，

花雲死

劉基

吾生必滅爾！」遂奮躍大呼起，縛盡絕，奪守者刀，連殺五六人。賊怒，縛雲叢射之，比死，罵賊不絕口。

方雲之與賊戰也，勢甚急，妻鄧氏生子煒方三歲，抱之泣，語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死之。吾夫死，吾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兒在，若等善撫育之。」已聞雲就縛，鄧氏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收鄧瘞之，瘞音意，埋也。抱兒逃，漢軍掠之。軍中惡小兒啼，孫氏恐被害，以簪珥屬漁家鞠之。鞠，養也。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竊兒去，夜宿陶穴中；天曙，曙音樹，曉也。登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摔孫氏及兒投之江，摔，持頭髮也。江中得斷木，附之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不死。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遂與偕行達太祖所。孫氏抱兒拜泣，太祖亦泣，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命賜雷老衣，忽不見。

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遂自稱帝，國號漢。二十一年秋八月，太祖帥師伐漢，拔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即今湖北武漢市舊武昌城。）既而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請降，太祖遂至龍興，（元龍興路治南昌縣，即今江西南昌市。）改爲洪都府。

二十三年，秋七月，陳友諒作大艦攻洪都，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守將朱文正遣使赴建康告急，太祖親帥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友諒聞之，即解圍東出，與太祖兵遇鄧陽湖之康郎山。（鄧陽湖，在今江西鄧陽縣西。）友諒聯舟縱戰，望之如山，太祖軍舟小，怯於仰攻，往往退縮。

陳友諒中
流矢死

郭興曰：「彼舟如此，大小不敵，非火攻不可。」太祖然之。明日，東北風起，令諸將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明日，復聯舟大戰，敵兵大敗。友諒斂舟自守，不敢戰，相持者三日。

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友諒中流矢，貫睛及顙而死。顙音盧，頭骨。其將張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爲帝。

初，鄱陽湖之戰，太祖亦屢濱於危，一日被圍莫解，指揮韓成請服太祖冠袍，對賊衆投水中，圍乃解。又一日，太祖方與友諒鏖戰，盡死殺人曰鏖。劉基忽躍起大呼曰：「難星過，速更舟。」太祖急更之，舊舟已爲敵砲碎矣。

先是有周顙者舉措詭譎，人莫能識，每見太祖必曰告太平，太祖厭之。一日命覆顙以甕，積薪燬之，火息，啓視，顙正坐宴然。至是征陳友諒，太祖問：「此行何如？」顙應聲曰：「好。」從行至

皖城，（即今安徽潛山縣。）苦無風，問顙，顙曰：「只管行，只管有風，無膽不行，便無風。」行不三十里，果大風，倏忽達小孤，（小孤山，在今江西彭澤縣北長江中。）竟如其言。

二十四年，春正月，李善長、徐達等以太祖功德日隆，屢表勸進，勸勉進上帝號也。不允，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

陳理既還武昌，太祖復進兵圍之，久不下，乃親往視師，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降。凡府庫儲蓄令理自取。城中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

太祖爲吳
王

毀鏤金牀

張士誠稱
吳王

訪求古今
書籍

伐吳諡將
佐

湖廣、江西悉平。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牀進，太祖觀之，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宋太祖滅後蜀，見蜀主七寶裝溺器，命撞碎之。陳氏窮奢極侈，安得不亡！」即命毀之。

張士誠自立爲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士誠委政於弟士信，士信荒淫，每事惟與王敬夫、葉德新、蔡彥夫三人謀，三人者皆諂佞儉邪，儉音纖。惟事蒙蔽。太祖聞之曰：「我無一事不經心，尙被人欺，張九四即士誠。終歲不出門理事，豈有不敗者乎！」時有十七字謠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朝西風起，乾癟。」

二十六年夏五月，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因謂侍臣詹同等曰：「吾每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太祖議討張士誠，李善長以爲未可。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

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王、蔡、葉三參軍迂闊書生，不知大計。臣

奉主上威德，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今江蘇蘇州市爲東吳，鎮江市爲中吳，浙江湖州市爲西吳。）

太祖大喜曰：「汝合吾意，事必濟矣。」秋八月，命徐達爲大將軍，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

萬伐張士誠，集諸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壟，毋毀廬

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姑蘇即今江蘇蘇州市舊名。）慎勿侵毀其墓。」諸將皆再拜受命出。太

祖復召達、遇春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

此行當直擣平江，平江旣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太祖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

伐吳先攻
湖州

騏、潘原明輩皆相爲手足。士誠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治烏程縣，即今浙江湖州市。）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何以取勝？莫若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

冬十月，徐達師至湖州，士誠發兵來援，大敗之，而守將李伯昇及張天騏遂舉城降。朱文忠師下杭州，守將潘原明籍土地錢穀出降。文忠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一卒強入民家，磔以徇。磔，音窄，裂尸也。徇，行示也。

徐達既下湖州，會諸將進攻平江，士誠諸將多降。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擊敗之，遂進兵圍其城。達、遇春等四面築長圍困之，城中震恐。

十二月，羣臣咸請太祖定宮闕制度。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

二十七年，春二月，太祖定文科取士之法。

夏六月，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出，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嚴陣待之。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小却；遇春率衆乘之，遂大敗其軍，溺於沙盆之潭。士誠故有勇勝軍，號「十條龍」，常銀鎧錦衣出入陣中，鎧，甲也。是日皆溺死。士誠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

逾三日，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士信，士誠弟。）忽飛砲碎其首而死。

王弼破吳
軍

定文武科
取士法

立宗廟社
稷

秋九月，達、遇春率衆渡橋進薄城下，薄，逼也。士誠軍大潰。諸將蟻附登城，城破，士誠收餘兵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士誠倉皇歸，從者僅數騎。

初，士誠見兵敗，謂其妻劉氏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氏曰：「君勿憂，妾必不負

君！」乃予乳媪金，媼音襖。抱二幼子出，積薪齊雲樓下，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令養子辰保縱

火焚之；劉氏自縊死。日暮，士誠距戶經，舊將李伯昇決戶抱解之。徐達令人慰諭之，反

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至舟中，送建康。士誠臥舟中不食，至龍江，（在今江蘇南

經士誠自

平浙西吳會

北定中原

士誠竟自縊死。改平江曰蘇州府，浙西、吳會皆平。

冬十月，太祖旣掃除羣雄，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

太祖定律令。十一月，頒戊申曆。

平方國珍

太祖遣兵討方國珍。初，國珍懷詐反覆，云「俟克杭州卽納土」。及大兵克杭州，猶自據如故。至是太祖命湯和等帥師討國珍於慶元，國珍遁入海島；太祖復命廖永忠帥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國珍惶懼，遂及其弟國珉、兄子明善率家來降。和送國珍於京師，浙東悉平。徐達、常遇春引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

是年，戊申年也。正月，李善長率羣臣奉表勸進，上曰：「恐德薄不足以當尊。」善長曰：

卽帝位

「天命已有歸矣，若不正大位，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上固却之。明日，善長復固請，乃從之。

編 立妃馬氏爲皇后。

馬后高識

紀 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雖未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

爲本，人心所歸卽天命所在。」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爲皇后。上因謂侍臣曰：「昔光武勞馮異

曰：『倉卒蕪荊亭豆粥，淶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語在光武建武六年。朕念皇后起布衣，常倉

比豆粥麥飯困尤甚

卒自忍飢餓，懷糗餌食朕，糗，乾飯也。餌音耳，稻餅也。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長孫皇后

當隱太子構隙之際，長孫皇后，唐太宗后。隱太子，太宗兄建成。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

素爲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輒先獻郭氏，慰悅其意；及欲危朕，后乃

爲寬解，卒免於患，尤難於長孫皇后也。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王忘昔日之貧

賤邪？』朕爲惕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夫婦

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舜爲法耳。」

編 立世子標爲皇太子。

編 以李善長爲左丞相，章溢爲御史中丞。

編 命廷臣兼東宮官。

紀 禮部尙書陶凱請選人專任東宮官屬，上曰：「朕以廷臣有德望者兼東宮官，非無謂

李善長相
命廷臣兼
東宮官

也。常慮廷臣與東宮官屬有不相能，不相善也。遂成嫌隙，江充之事，（江充構陷戾太子，事在漢武帝征和二年。）可爲明鑒！朕今立法，令臺省等官兼東宮官贊輔之，父子一體，君臣一心。」於是太子官屬，詹事、諭德、贊善、率更令等官。以李善長、章溢、劉基等兼之。

編 二月，定郊社宗廟禮。

編 定衛所官軍及將帥將兵之法。

紀 自京師及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官領鈴束，通以指揮使等官領之。有事征伐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將印於朝，官軍各回本衛，大將軍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專擅，自是征伐率以爲常。

編 湯和等克福州，（元福州路治閩縣，即今福建福州市。）閩地悉平。

紀 先是帝命湯和、廖永忠等取閩，進兵延平，（元延平路治南平縣，即今福建南平縣。）先遣使招諭元福州平章陳友定，不從，遂進攻之。參政文殊海牙開門出降，執友定械送京師。胡廷瑞等進兵克興化，（元興化路治莆田縣，即今福建莆田縣。）元汀州路守將陳國珍納款，（汀州路治長汀縣，即今福建長汀縣。）於是郡縣相繼降附，福建悉平。

編 詔以太牢祀孔子于國學。

紀 仍遣使詣曲阜致祭。